

秦牧

北京漫笔

北 京 出 版 社

丛书设计：王 晖

本书设计：任建辉

· 北京文学创作丛书 ·

秦 牧·北京漫笔

出版：北 京 出 版 社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北 京 印 刷 一 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30,300 字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8,000

书 号： 10071·376

定 价： 0.57 元

目 录

中国红场的旗帜·····	(1)
长街灯语·····	(7)
北京春节·····	(15)
北京花房·····	(21)
人民大会堂买茶·····	(27)
鲜花的河流·····	(33)
向祖国·····	(37)
北京美事谈·····	(44)
中国人的足迹·····	(48)
长城远眺·····	(64)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战鼓·····	(67)
北京一户多姓人家的故事·····	(80)
芳林双忆·····	(95)
中国文学巨星的陨落·····	(101)
一代女作家的光辉劳绩·····	(108)
愿借骆驼千里足·····	(114)
谈北京药材铺·····	(123)

社稷坛抒情·····	(127)
天坛幻想录·····	(135)
逛东陵·····	(141)
“宫殿之海”的鸟瞰·····	(153)
闹市观花记·····	(160)
巨 日·····	(165)
石壁树丛之歌·····	(169)
在秃鹫笼旁·····	(175)
猕猴桃的旅行·····	(181)
蜜梨和酸梨·····	(186)
巨 茄·····	(193)
散文创作谈·····	(197)
探索和发展杂文艺术·····	(208)
后 记·····	(214)

中国红场的旗帜

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我想我们很多人都会遥想着天安门广场神往的。四十岁以上的人，包括一切直接参加五四运动和在各个角落受到运动教育的人们；四十岁以下的人，包括一切当时虽然还没有出世，但以后终于也在各个时期里受到新文化新思想陶冶，参加了革命斗争的人们，在这个日子里，怎能不向往着北京的广场呢！在那里，当年“五四”人物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揭开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整整三十年，经历过许多艰难曲折之后，这个广场变成中国的红场，许多手摇的小旗变成一面庄严升起电动旗杆的五星红旗。百万群众在这里隆重集会，巨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接着在这里矗立起来了。这里四十年前响起的第一声春雷，激起了以后革命的暴风雨，又带来了今日的艳阳天。你想到这些，怎能不渴望和想象在这一天亲自到天安门广场站站，看一看横贯广场的东西长安大街的热闹景象，望一望城楼上的国徽，也追怀一下当年五千青年举着标语横幅，激昂慷慨环集在两根华表下开会

和示威的情景呢！

象我们这一辈的人，“五四”时候虽然有的还没有出世，有的刚刚出世，但长大后从现代史、从文学作品中，或者从一些直接间接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青年”的口述中，以及自己以后在旧社会的体验中，却使我们深深地感到那祖国危难的日子的气压。其后鲁迅说的“夜气如磐”，郭沫若诗歌中所呼号的“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你悲哀充塞着的囚牢呀！你群鬼叫号着的坟墓呀！你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呀！你到底为什么存在？”我想很可以表示那种气压。“五四”前夜的社会情景在我的脑子里有这么一幅幅的图画：

古老的天安门前，尘土飞扬，人力车、马车、骡车慢慢吞吞走着。有时还有一两头骆驼慢慢踱着，就在路上拉着粪便。帝国主义分子趾高气扬地昂然而过。他们和军阀一同拥有城里的极少量汽车。天安门里，溥仪还每天升殿，接受“百官朝拜”。街市上拖辫子的遗老遗少时有出现。还有一个家伙是拖着辫子到北京大学去上课的。

北洋军阀正在和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勾结，干着卖国勾当。日本侵占了山东。段祺瑞政府暗地里表示“欣然同意”。各个城市的租界住着帝国主义军队，筑着碉堡，设着炮位，到处欺凌中国人民。

封建势力原封不动象山那么压在人民头上。妇女嫁神主牌，和公鸡拜堂，被装进猪笼沉江的事情到处都有。年年闹荒，逃荒的农民象一支饥饿洪流似的，时常穿州过省地跑动着。

轻工业在欧战期间发展了。工人阶级的队伍壮大起来。产业工人、民族资产阶级、小工商业者眼见日本帝国主义一步紧似一步进行侵略和压迫着中国的民族工业，痛心疾首。许多地方都在抵制日货。常常清查出一批批的日本花布、尤鱼、味之素、大冢眼药来。

报纸都是死里死气的文言，连标点也没有。感伤颓废和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流行。愚昧势力巨大，刽子手杀人之后，竟有人用馒头去蘸血当药吃，以为这可以治痼病。

有一批死里死气的青年，什么世事都不问，埋头用朱笔圈读着《昭明文选》、《唐宋诗醇》……，见到祖辈父辈时，垂手侍立，坐到椅子上时也只敢坐半边屁股。

有一批欧美留学生对这种气氛十分反感。但他们鄙视中国的一切，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有一大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苦闷彷徨已极，婚姻、出路，什么都存在问题。他们中不少人发展得十分凄苦激烈，常常辩论终夜，胸膛就象要炸开似的。黑夜明灯似的《新青年》杂志，在他们中间引起巨大的反响。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急进民主主义者，为俄国十月革命所鼓舞，看清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他们废寝忘餐地宣传着反帝反封建，宣传着文化革命。

鲁迅在“五四”以前写的三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篇幅虽不多，但却活龙活现地给我们绘画出当时专制、黑暗、血腥、愚昧的社会图景。多么闷人的气压呵！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夜，旧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近

八十年，但始终象一条力量不足的流水绕着嶙岩绝壁，却无力穿凿而过似的。鲁迅说他自己怀着比果戈理深广的忧愤写《狂人日记》，这新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话：“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是多么沉痛的控诉！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李大钊则更指明了出路：在《青春》一文里，他号召青年“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图圈……”。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二文中，他分别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们将要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个自由乡土。”这是多么灵验的科学预言，多么宝贵的真知灼见！

到了巴黎和会中成群帝国主义强盗通过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让与日本，北洋军阀暗地里“欣然同意”的时候，风暴卷起来了。那是在气压几乎令人不能喘息的情形下卷起来的。从这次运动以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明确了，新文化运动的波澜越来越壮阔了。天安门广场的大会，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壮举，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从此，激流终于冲开了嶙岩绝壁，浩浩荡荡地向前奔流了。

十月革命引起了全世界的回声，它激起了中国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又成为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奏。“五四”那天集会游行的学生还大都穿着长袍，但从那天以后，许多人脱掉长袍下乡下厂，和壮大着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了。

毛主席说：“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在那以后，右翼的人纷纷落荒了，叛变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有一批人掉队了，堕落了。但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先驱的坚决英勇的一群，在党的领导下一直万里长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革命，有许多人一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可宝贵的“老青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里，就有许多这样的长者。每当接触这些长者，看到他们用严肃、慈爱、期待的眼光望着年轻一代的时候，我总禁不住感动，涌起一种象红领巾要去拥抱革命爷爷的感情。在好些场合里，我们不是常看到红领巾少年擎着旗帜，擂着铜鼓，捧着花束去献给一些集会的劳动模范和英雄战士吗？在“五四”四十周年的今日，四五十岁的，三四十岁的，二三十岁的，一二十岁的人，都不妨学一学红领巾，高举着花束，献给从“五四”以来长跑不倦的共产主义的“老青年”们。他们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苍松翠柏，屹立长青”。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威力，看到历史深远的祖国人民文化的光辉。崇高的思想使他们“永

葆其美妙之青春”。他们是活的革命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英勇前进，应该和群众结合，知识分子应该工农化，工农应该知识化。他们上天入地寻求真理，个人生死得失置之度外，辛勤为革命播种的精神，鼓舞我们应该不畏一切艰苦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推进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些革命长者们严肃、慈爱、期待的目光，我想，也曾经在李大钊、鲁迅眼睛里不断闪耀过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一切壮年青年，应该使自己没有愧疚地在“老青年”们的这种目光凝视之下，踏着豪迈的步伐走路才好。

一九五九年



长街灯语

北京的灯海，很美！

夜间，不论是乘坐飞机，还是火车、汽车，临近北京的时候，就可以从高空，或者从陆上看到远方有一团光雾，越来越近，隐约出现了一个朦朦胧胧的光海。飞机下降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长长的跑道两旁紫蓝色的灯光。驱车进城，各种色彩的灯光就陆续出现了。如果是乘坐火车呢，进入那个光海的边缘以后，一颗颗明亮的灯，就迅速地掠过车窗，起初还是每隔一段遥远的距离才有一颗，渐渐地越来越密，进入那个光海的内圈以后，就逐渐使人目不暇给了。

在北京住过的朋友，常常谈论北京之大。它的那个气派，使人想起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这个首都，是在坦坦荡荡的千里平川的华北大平原上建立起来的，还可以日胀夜大，不断扩展。天安门广场，可以说是北京之大的一个象征。这样的广场，在世界上，如果不说是绝无仅有，也应该说是极其罕见的了。偌大一个北京，入夜

时分，需要多少千万盏灯，才能够把它照亮！北京的街灯，在花式品种上，是相当多姿多彩的。经过许多研究照明工艺的科学家、技术工人们的努力，这些年，灯光不断出现了崭新的花样，除了一般的白炽灯、光管之外，还有什么“高压水银荧光灯”，什么“长弧氙灯”，什么“碘钨灯”，什么“低压钠蒸气灯”，……它们有的发着极强的白色光，被称为“小太阳”，有的发着柔和的橙色光，浓雾也遮它不住。这些灯的照明效果比老式的，在世界上出现至今已有一百年历史的白炽灯要高许许多多倍。在大街上，看两行璀璨的华灯直伸远处，常常使人产生一种有趣的错觉，仿佛有一只巨大无比的蝴蝶从天外飞来，停在地球的某一端，把它的两条闪光的触角伸进北京的大街似的。对！长街灯串，遥望起来，就象是昆虫的两条触角！

北京的街灯，有的是圆球状的，象是一颗颗珍珠放大了几万倍；它们集结在一起的时候，又很象一串葡萄。有的是玉兰花瓣状的，这些花瓣，又有的象含苞待放，有的则已微微绽开；北京饭店那头，灯光又很象一朵朵梅花了。车过天安门广场或者北海公园的时候，我常常被这种灯景迷住，从心里赞叹道：“真美！”黄昏散步的时候，我又常常爱到天安门前，金水河畔的石栏杆上坐坐，守候万灯齐亮时刻的来临。在暮色苍茫中，望着迅速流动的车辆洪流，望着辽阔的广场周围庄严的建筑，追溯这个广场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许多次群众的怒吼，常常感想如潮。时间一到，远远近近的灯顷刻间一齐亮了。仿佛华灯也在

递着眼色，诉说往事，或者鼓掌呐喊，喝退了黑暗一样。觉得看这种千万灯盏，倏忽间一齐亮了起来的情景，真象看杰出的艺术品似的，是一种十分迷人的美的享受。

盛大的节日之夜，象海水满潮似的，这座灯光之海也涌起高潮了。平时的高脚杆街灯，十几盏一簇，只亮了一部分的，这时全都亮了。许多巨大建筑，用灯串或者霓虹灯管构成的线条映亮了整座房屋。这时，一个童话般的境界就涌现啦。天安门的双层大屋顶镶上金边了，城楼上八盏大红宫灯都亮了。远远近近，新华门、电报大楼、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饭店、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这些地方都是特别漂亮的。在夜空里，它们仿佛都用金、银镶了起来，现出了庄严雄伟的轮廓，有的象是宫殿，有的象是皇冠，有的象是闪光的崖壁。我们孩提时代听过的童话所描绘的景物，这时突然实实在在出现于地面之上。节日之夜，用灯串装饰起来，镀金镶银，溢彩流光的大建筑，北京是有不少的，但是它们特别密集在东西长安街上。在西方，有人描绘壮丽的教堂大建筑，曾经用上“石头的交响乐”这样一句奇特的形容词语。北京的节日之夜，我很想改动这样的譬喻，形容它是“灯光的交响乐”。不止是街灯、大房屋都在闪闪放光，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周围的那些松柏树丛中，也给装上许多彩色小灯泡，它们也都一齐亮了起来，璀璨璨璨，闪闪烁烁。远远近近，形成了一座座灯光的喷泉，一条条灯光的河流，汇合起来，又构成一个灯光的海。这一团团光雾，把湛蓝色的天空，

也渲染成紫蓝了。这种壮丽的图景，我觉得一般的绘画，油画也好，水彩也好，都很难描绘，铅笔和水墨就更不待说了，唯独有一种珠绣，用各种闪光的小珠穿起来织成的画幅擅长于表现节日焰火景象的，还可以大体表现这种瑰奇情调。节日之夜，我看到杂在观赏人群之中的，还有好些已经瘫痪多年，坐在轮椅里让家人推着出来的老人，他们有些是一年难得出来几次的，良辰美景，也驱使他们纷纷出来赏玩了。就赛似古代的元宵灯节，吸引了禁闭在深闺的妇女一样。

北京的灯光之美，不仅体现于大街灯串，同时，也还体现于许多巨大建筑内部的灯饰。如果不是讲灯光的强度和光源的样式，而是指各种灯盏的形状，那么，大建筑内部，灯的型式，更够得上说是“百花齐放”了。在雄伟华丽的人民大会堂里，会场顶上，那些葵花灯，红星灯，“满天星”灯，眼形灯，样子都是很别致的。宴会厅里，天花板上，各种各样的灯，更是构成了一个整体的图案，大图案中又包括许多局部的图案，真是金碧辉煌，光华四射，我怎么数也数不清它究竟共有多少盏。设计这个论千灯盏构成的图案，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艺术。政协礼堂，电报大楼，友谊宾馆，北京饭店等许许多多地方，内部的灯饰也都争丽斗妍，各擅胜场。有的是象焰火一样，喷涌而出。有的好象许多花瓣，构成了一朵大花。有的由许多四方形的灯罩构成，汇成一面闪光的巨壁。有的是飘着流苏的八角宫灯，洋溢着东方的情调。夜间进入这些大建筑内部，

各种灯饰常常久久地吸引了我的目光，它们把使用价值和艺术美感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这些灯光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艺术，在表现方式上，多么排斥划一平庸，多么要求丰富多采！

我在这里描绘北京的灯光之美，可能有些人是不以为然的，特别是某些到过国外的人们。外国自然有好些大都市，灯光的强度超过我们，灯型的花样也多过我们。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都得不断学习，北京的灯光灯饰也还需要不断改进，这是不在话下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就对于国内达到先进水平的东西不加赞美。再说，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城市，灯光强得刺眼，霓虹灯颜色不断变换，几乎象是一阕疯狂的爵士音乐的那种夜景，我个人可并不怎样欣赏。那种夜景，是适宜于纵欲败度的人刺激感官、寻欢作乐的，可未必和劳动者工作之余理应享受到的闲适和安宁相适应。再说，北京灯光之美，是我们许多技术工人和科学家心血和汗水的结晶，这一点就很值得我们珍惜。有一个吹玻璃工人成长为造灯的科学家，发明了许多新型的新型的灯，装在北京的大街上。听说一些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曾经向这位工人科学家说：“你发明这么好的灯，如果在我们国家，你是可以发财成为富翁的了。”这个工人科学家回答得很有趣，他说：“但是，如果在你们那里，我也可能什么都发明不出来，或者，已经死掉了。”

在古老的年代，迷信的人们曾经以为天上的某一颗星，就是地上的某一个人生命的象征，这个人一死，那颗星也

就陨落了。这种想法自然荒唐愚昧得可以。后来，又有人觉得以星星象征人的生命，未免太迷离惆怅，虚无缥缈了，就转而想到以地面上的灯光来象征人的生命。那时，有些人家生了个男婴，就到祠堂去挂上一盏灯，表示一个生命降临到地面上来了；封建社会歧视妇女，女婴可没有这个权利。不少妇女从小到大，对此愤愤不平，在她们扬眉吐气的时候，也就总是要把自己譬喻为能够发出光芒的一盏灯。义和团运动中，天津的许多妇女战士，就各各按其身份，以“灯”来作为自己一群的绰号，这也就是“红灯照”、“黄灯照”、“蓝灯照”这些名称的由来了。

走在北京的长街上，看看那一簇簇，一盏盏的明灯，想着历史，思索中国的今日和未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竟联想到这些灯，多么象是某些人的心灵和眼睛呵！他们渴望自己的生命，象一盏灯似的，熊熊吐出光华。他们用灼热的眼光，注视着历史的长河，关注着行进的人流。每年，从全国各地，都有许许多多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做出了贡献的人物，一飞机一飞机、一列车一列车地被送到北京来，参加各式各样全国性的大会。这里不提欺世盗名，弄虚作假的人，他们实际上并无半点光辉。这里提的是许多脚踏实地，真正做出贡献的人物，他们各各象一盏灯似的，向地面投上一束光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起着驱除黑暗的作用。这么一想，我就觉得远远近近的灯，都象在呢呢喃喃，絮絮叨叨地讲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了。世间，正象有“旗语”“手语”一样，还有“灯语”，江河上的航标灯，

就是能够发出语言的灯，它们各各以其颜色和闪光，讲着这样的话：“靠这边行驶吧，这里安全。”“这一段水浅，到对岸去吧！”“这儿有危险，注意！”“这里有个航标站，有什么事情来报告和询问吗？”等等。长街华灯，表面上看，是没有这么丰富的语言的，但你一想到历史上那些自称“红灯照”、“黄灯照”、“蓝灯照”的妇女，一想到旧时代到祠堂挂灯报告婴孩诞生的习俗，一想起那许许多多劳动模范，包括那位造灯的工人科学家一类的人物，有时就会把长街的华灯，高屋顶上的红灯，绿树丛中的小彩灯，各个胡同里的普通白炽灯人格化了，它们不也各各象某些人一样，能够发出各种言语吗？那长街的灯盏在说：“单独我一枚，是不能照亮你们道路的，但是我们集结起来，我们就有力量了。一簇一簇，一盏一盏的灯，就可以照着你一直向大街走去了。”高屋顶上的红灯在说：“飞机注意吧，你们既然号称飞机，就得飞高一些，别把人民辛苦造成的建筑物碰坏，并把自己也碰得粉身碎骨了。”那些绿树丛中的小彩灯在说：“我们虽然没有太多的光辉，但我们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但愿也能给你们一点欢乐！”胡同里孤零零的小白炽灯在说：“虽然我的力量不大，我的工作也是寂寞的。但是要是没有我们，大街上光辉灿烂又怎么样？小胡同里还不是一片黑暗！尽管有人沐浴在我们的光辉中却无视我们的存在，我们可是知道自己的价值的！”至于那些发着强光的“高压水银荧光灯”和“碘钨灯”之类，我想它们大概应该响着这样的声音吧：“是人民耗尽了心血才把我们培育出来